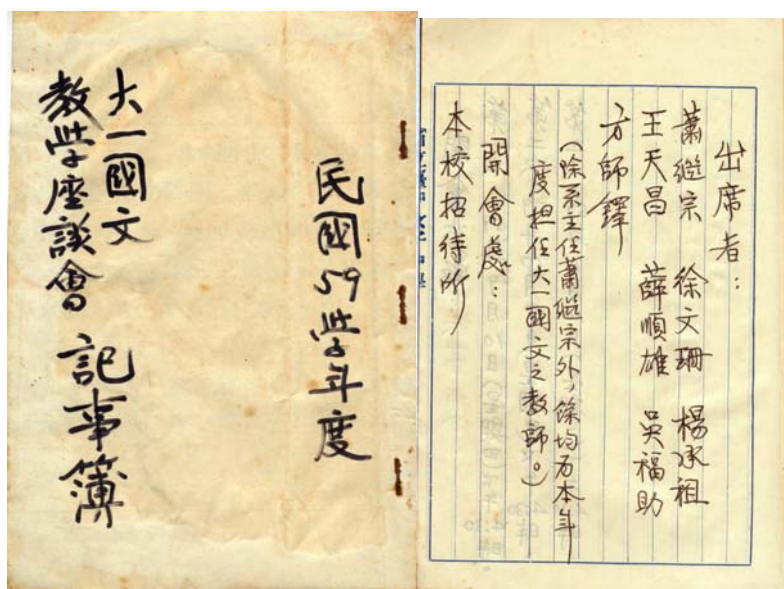


校史文獻的整理與再利用系列(一)--東海中文系課程規劃史料初探

陳惠美*、謝鶯興**

壹、緣由

2014年5月16日下午，中文系退休教授吳福助先生親臨圖書館四樓特藏室，拿出一本他珍藏40餘年的小筆記，封面題《民國59學年度大一國文教學座談會記事簿》，擬贈送本館作為校史文獻典藏。這本筆記簿，是方師鐸先生所紀錄，內容是1970年9月至11月間，中文系先後三次就「大一國文」教學原則及選文標準，教材選文及編印等事項討論的記錄。



2005年10月29日、30日兩天，中文系舉辦「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研討會」，並召開創系五十年系友會，會中提出蒐集中文系史料，以利彙編「系史」，惜事不果行。

回顧東海創校伊始，即相當重視語文教學，國文和英文等同視之，規定一、二年級必修，每學期4學分，總共都是16個學分。¹和現代的一年級兩學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¹ 按：「東海大學各院系課程一覽表」（民國46年3月20日教育部核准）記載，文、理兩學院的「大一國文」，上、下學期都各為4學分，每週5堂課；「大二國文」部份，文學院的上、下學期，都各為4學分，每週4堂課，理學院同是上、下學期，但各為3學分，每週3堂課。這種課程的安排，「私立東海大學課程總說明」第一條說：「本課程係綜合通才教育科目與專門教育科目而成」，列出「通才教育」分為六類，「語文

期共 4 學分相較，實有天壤之別。東海「重視語文教學」與中文系歷來的發展有密切的關連性，見及吳先生捐贈的這份「記事簿」，擬從館藏的文獻中發掘中文系歷來的師長，對於中文系課程的看法與建議，進行彙整，祈能呈現創校初期的重視，到現今的轉變，以及師長們的用心。

貳、國文課程更動的先聲--文史教學座談會

1956 年 1 月 28 日下午 3 時，東海在台北中園舉行「第一次國文教學座談會」²，「邀請名單」記載：「本校鑒於國文、歷史兩科教法與教材有討論改進之必要，為集思廣益起見，爰發起文史教學座談會。」「討論綱要」開宗明義說：「大學以保存並發揚文化為職責，求大學教育基礎健全，必須重視文史兩課。」

曾約農校長在「主席致詞」中說：「中國文學向分辭章、義理、考據，如以科學方法，實不足以趕上時候。我們欲思有所貢獻，必須各大學聯合，共同努力以赴，研討如何教育後一代，如何配合此一宗旨。」

中文系創系主任戴君仁先生報告，教材方面是：「因東海注重語文訓練，故東海之國文較部定四學分四小時多一小時」，「國文課五小時中分為二類，三小時一類，二小時一類。中文系之宗旨為要保存並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之精華，而欲與西方各國研究漢學者有所會合，藉資銜接，故此二類中，一為以中國傳統文化之傳授，以三小時教《論語》，下學期則教《孟子》，「另外則選文若干，以美文而可資學生學習寫作技巧者。」教法上則是：「《論》、《孟》之講授，多採演講方式，文選則以討論方式行之。」³茲將 45 學年與 46 學年的中文系課表羅列於下。

一、45 學年中文系科目表

1.私立東海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

(經本校四十五年五月十七、廿四日兩次課程討論會修正)

科 目	規定 單位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文選附習作	8					4	4			

訓練」是其中一類，此類指「國文與英文」，「主要目標在訓練閱讀與發表之能力」。

² 1999 年 2 月 23 日，總務處文書組簽請校長同意將該組「經管早期檔案資料」移交圖書館保管，「文史座談會」分別討論國文教學與歷史教學的問題，目前僅整理到「第一次國文教學座談會」的資料。

³ 按：為便利讀者閱讀，筆者摘錄戴先生的論點，加上各式標點符號，若扭曲談論者原意，筆者自負文責。以下各項資料的摘錄，仿此，並採用標楷體字形以示區隔。

詩選附習作	8					4	4			
中國文學史	8							4	4	
文字學或文字與訓詁	6-8					3-4	3-4			
聲韻學	8							4	4	亦可列在第三學年
專書選讀	8					4	4			
專書選讀	8							4	4	
畢業論文	0								0	
選修	24-26					4-5	4-5	8	8	詳見選修科目表
共計	80					20	20	20	20	

2. 附選修科目表

科目	規定單位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詞曲選	8									
語言學	8									
古文字學	8									
經學通論或漢學歷史	8									
目錄與校勘	8									

以上均為全學年課程，可於三、四年級選修

從 45 學年的課表中可以看出，剛開始的中文系課程規畫，必修科目：「文選附習作」、「詩選附習作」、「中國文學史」、「聲韻學」，都佔 8 學分，「文字學」或「文字與訓詁」也佔 6-8 個學分；選修的幾種科目(如「詞曲選」)，也都分別佔 8 個學分。

二、46 學年中文系科目表

私立東海大學文學院課表：中國文學系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壹月拾壹日第六次校務會議通過

本系課程目標：

- 一、訓練學生以切實之治學途徑，並了解中國文化之輪廓。使其具備繼續深造之基本條件。
- 二、訓練學生了解並發揚中國文學之優美傳統與熟練發表之技能。
- 三、使學生能把握中國文化之基本精神，以致力於中西文化之融通。

科目種類及科目名稱	單位數		每週時數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講授	實驗	講授	實驗
一年級						
通才科目						
國文	4	4	5		5	
英文	4	4	5		5	
三民主義	1	1	2		2	
中國史	3	3	3		3	
自然科學：參看下列附註						
數學與理則學(任選一種)	3		3			
物理學與化學(任選一種)		3			2	3
體育	0	0	2		2	
軍訓	0	0	2		2	
主修及基礎科目：						
文字及訓詁學	3	3	3		3	
合計	18	18	25		24	3
附註：上學期修物理或化學， 下學期修數學或理則學亦可。						
二年級						
通才科目：						
國文(以文選及各體文習作為主)	4	4	4		4	
英文	4	4	4		4	
西洋文化史	4	4	4		4	
人文學科	3	3	3		3	
體育	0	0	2		2	
軍訓	0	0	2		2	
主修及基礎科目：						
聲韻學(轉系學生以文字及訓 詁代替此課)	3	3	3		3	
合計	18	18	22		22	
三年級						

通才科目：						
自然科學：						
生物學與心理學(任選一種)	3		3			
社會科學	3	3	3		3	
體育	0	0	2		2	
軍訓	0	0	2		2	
主修科目：						
中國文學史	3	3	3		3	
詩選	2	2	2		2	
專書選讀(老子及莊子、墨子、荀子、詩經及楚辭、左傳、史記、漢書、文心雕龍，每學期選讀二種)	4	4	4		4	
經學史及群經大義	2	3	2		3	
選修科目：						
詞曲選，古文字學(任選一種)	2	2	2		2	
合計	19	17	23		21	
四年級						
通才科目：						
綜合討論		2			2	
體育	0	0	2		2	
軍訓	0	0	2		2	
主修科目：						
專書選讀(選材與三年級此課同)	4	4	4		4	
中國哲學思想史	3	3	3		3	
畢業論文	0	0	(個別指導)			
輔修科目：						
兩科(輔修分三組參看下列附註一)	4	4	4		4	
合計	17	19	21		23	
附註一：建議性的輔修科目						
第一組：西洋文學兩科	6	6				
第二組：新聞文學	3	3				

西洋文學	3	3				
第三組：中國史學史	3	3				
其他歷史科目	3	3				
附註二：建議性的自由選修科目：						
三年級：詞曲選	2	2				
古文字學	2	2				
四年級：中國佛教學	2	2				
中國道教史	2	2				
校勘學 ⁴	2	2				
文學概論或文學批評	2	2				
四學年單位數總計						
通才科目	71					
主修科目(包括基礎科目)	49					
輔修科目	12					
自由選修科目	12					
總計	144					

從 46 學年的課程規劃，國文與英文還是大一、大二必修的，各有 16 個學分，18 堂課；但對於中文系專業課程的學分已略有變化，如「聲韻學」、「中國文學史」由 8 學分改為 6 學分；「詞曲選」由 8 學分改為 4 學分。這種變化，與 1956 年 1 月 28 日參與「文史教學座談會」的專家學者建議以及校內師長的求變以應實際需要有關。

參、早期師長的看法

東海創校第一學年(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二日開學)的第一學期末，即有「鑒於國文、歷史兩科教學法與教材有討論改進之必要」⁵，提出「大學以保存並發揚文化為職責，求大學教育基礎健全，必須重視文、史兩課。目前本校因創辦伊始，國文一項，只開文、理兩院之一年級共同必修課。惟國文系同人講授之餘，深感若干問題，極待解決，擬請益于諸先生，乃議召開此次

⁴ 按：「校勘」原誤作「校刊」，今改。

⁵ 參見民國四十五年一月廿八日下午三時在台北中園舉行的「文史講座座談會」紀錄。

座談會。」⁶

座談會中，戴君仁先生「致詞」時「請東海同仁報告個人教學情形」，因而當時參加的中文系師長，除戴君仁先生外，另有徐復觀、孫克寬、江舉謙、梁容若等先生，其中徐復觀與梁容若兩位先生分別提出個人經驗與見解，茲依發言先後排列於下。⁷

一、文史座談會上的看法

(一)徐復觀先生的看法

謹就個人三月來之教學，簡單報告數點：

個人感覺東海重視討論方式，這在學生方面是很感興趣的，但如由學生提出問題，不如由先生在講解過程中提出問題，令學生討論，較為切合實際。《論語》，內容著重義理，《古今文選》則著重文章之構造。我發覺學生對義理尚能表示意見，但對文章之構造，學生瞭解能力尚差，但一經提出加以解釋，可以增加學生之欣賞興趣與能力。個人覺教《論語》稍有成效。《論語》若能貼切著人生上面講，對青年生活尚能發生影響，並使青年知中國文化到底是甚麼，不會如現時社會風氣作盲目的反對。對於《古今文選》，就個人言，甚少成就。第一，是文章之選擇問題，如何選擇適當之文章，恐尚須下一點工夫。我們現在所選卅篇《古今文選》，值得研究者甚少，故無成績。第二，學生須事先預習，必閱十次以上，乃能對文章的義法稍有所瞭解。個人深覺學生作文時有兩大困難：一、無話可說；二、有話說不出，即說出來亦無理路。欲免除第一點困難，應使學生對人生社會有一點理解。但今日一般習氣是要以無態度為態度，這有點像我國莊子之主張，但莊子認為只有真人、神人乃能達此境界，青年總須有一態度，否則即形成思想真空，故無話可說。要免除第二點困難，則應使學生有從容涵泳的時間。但一般學校常常有部份人專以奪取學生的時間為業，寒暑假的時間，乃予學生以反覆回味之機會，也常被奪去，於是學生僅能於課堂中學習，這是沒有方法使其學好的。現在本人有兩點意見：1. 應予學生以達到某一要求之充分時間，因此學分不可太多，且應儘量限制對學生時間之奪取。2. 對社會人生，教學者對學生應在學術上有一負責之態度。

⁶ 參見民國四十五年一月廿八日下午三時在台北中園舉行的「文史講授座談會國文部門討論綱要」。

⁷ 參見民國四十五年一月廿八日下午三時在台北中園舉行的「文史講授座談會」紀錄。

(二)梁容若先生的看法：

1. 國語、國文教學，應打成一片。國文應讀標準音，始能與中、小學國語教育相銜接。

2. 白話文言之教學，可以一種教材達到兩種目的。其方法在將古代名著譯成標準白話文，坊間所出古典今譯書籍多受歡迎，惟問題在譯文不正確，文白混雜，如《古文觀止》之語譯，無一合標準口語者。

3. 用古代名著如《論語》、《孟子》等作教本，內容應適合時代，酌加刪節，適合學生程度，使其現代化，漢、唐、宋人注本似均有缺點。

4. 各大學可分工合作，將採用之教材加以整理，教學效率可以倍增。大一國文教學目標應注重養成，學生寫作能力，古今對譯、提要鉤玄一類作文方法，似最有效果。

國立政治大學大一國文全部採用《注音古今文選》，教師不管注音⁸，學生本身懂注音即行。注音教材之採用，對於不能讀標準音之先生更為需要，其教學上並無困難。

二、徐復觀先生對中文系課程的調整意見

1956年10月4日，徐復觀先生提出〈有關本校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三、四年級專修課目調整之意見〉⁹，此項建議經曾約農校長認同決定提交本校課程設計委會討論。徐先生的意見，應與當年1月召開的「文史座談會」討論結果有關。茲摘錄於下：

茲當本校課程設計委員會進行工作之際，謹提出有關中文系三、四年級專修課目調整之意見，藉供諸位先生參考。

現課目表三、四兩學年共八十單位，內必修科五十六--五十八單位，選修科二十四--二十六單位，必修科中列有文選、詩選、中國文字學、聲韻學、中國文學史共五科，各八單位；專書選讀十六單位；選修科列有詞、曲選、語言學、古文字學、經學通論或漢學歷史、目錄與校勘¹⁰共五科，各八單位。其重點係置於語文(語言文學)訓練之上，此乃自有大學中文系以來之共同趨向，特戴先生定此課目時顧慮本校聘請教員上之困難，故此一趨向更為明顯。竊以此一趨向之所以形成，大約因外文系

⁸ 按：「注音」原誤作「注意」，今改。

⁹ 按，文件之右側，由上至下，依序題「曾校長指正」、「爾康兄 煩轉告復光兄正」、「以爲然請照此計劃提會討論決定」、「約」。

¹⁰ 按：「校勘」原誤作「校刊」，今改。

多偏於語文之訓練，中文系自亦比例而偏于語文訓練。又，民國以來，乘清代攷據之餘風，特強調為文必先識字之說，認聲音訓詁之學乃文學之基礎，于是在文學、語言二者之間，又常側重于語言方面。受此種教育畢業後之中文系學生，極少數好學者，如肯繼續研究，尚可走入名物考據之途，但對中國文化之大本大原及其利弊得失所在，率一無所得。大多數學生則名物訓詁之學亦毫無成就，蓋此種攢牛角尖之研究，非人人有此興趣，且又須積長久之歲月，學校中不論如何加重此方面之課程，事實上亦僅能示以門徑。此門徑置而不用，勢亦必同歸荒廢。至文學方面，因與個人才性有關，而數十年來風氣，才性較高者多不願就讀中文系，故文學家出于中文系者更少。因此在大學畢業生中成就最少，而最不為社會所重視者，厥為中文系。其中原因雖非一端，但由對中文系觀點之偏差，因而影響對中文系課程安排上之偏差，亦不能不負其咎。現時大學課程中，十之八九皆為西方學術，外文系僅西方學術中分工之一部門，故此可以語文訓練為已足。我國在百年以前，視傳統學術為學術之全部，現則在學術主要傳承之大學中，整個傳統學術傳承之責，事實上幾已壓縮至中文系之一隅。因此，傳統學術之部居輕重(此輕重應就其在歷史中，所發生之作用影響而言)，即應以之作安排課程之標準，而不應僅比例于外文系之課程，此其一。又「為文必先識字」，此識字一詞，若作泛泛之解釋，則自小學起，皆有識字訓練，若進一步作專門之解釋，則語文學家並非必能成為文學家，文學家亦非必先成為語文學家。清代若干考據家能為堂皇富麗駢驪之文，此蓋由其《文選》之熟及記誦之博，另有本領，並非來自《說文》、《爾雅》，更非凡考據家即能作駢體文，彰彰明甚，故以文字訓詁之學為一閱讀古典之工具，此自為必要，但不必多費時間(請參閱張文襄〈勸學篇〉中「專約」一章)。若欲在學校中使其成專精之業，不論將影響其他課目之安排，如前所述，且因興趣與時間關係，亦斷無有成之理，事實上成為浪費，此其二。又一般中文系中之專書選讀及選修科目，事實上其內容多決定于教者之興趣，極少出自全盤課程之考慮。更因風氣所趨，此類課目，常僅增加必修科之偏枯，極少收長短相補之效。說者常以「講學自由」為此種作法之辯解。但此種自由乃教者興趣之自由，而非學生需求之自由。學生之需求，固不能完全由學校代為決定，然學校應敞開傳統文化之門，而示以所從入之各種途徑(文字訓詁僅治學途徑之一種)，然後學生乃有選擇之自由。否則將

學生治學之前途，局限于先生私人興趣之中，此有近于教者偏方面之自由，此其三。鄙意中文系所欲達成之目的有三：一為使學生能了解傳統文化之輪廓。二為使學生能了解傳統文化¹¹各方面治學之途徑。三為使學生能接觸中國文化之基本精神。基于上述觀點，擬將課目作如下之調整：

1. 本校大二國文雖以思想史材料為主，但自另一方面言之，實亦係高級之文選。故三年級之「文選兼習作」由八單位減為六單位。

2. 一年級、二年級之「國文」中，皆已教一部分詩詞，故三年級之「詩選兼習作」由八單位減為六單位或四單位。

3. 「中國文學史」照教育部之規定及台大、師大情形，由八單位減為六單位。

4. 「文字學」教育部規定為八單位，內包括訓詁及聲韻學。現本校分為兩個課目，共十六個單位，擬將「文字學與訓詁」由八單位減為六單位，「聲韻學」由八單位減為四單位。

5. 專書選讀之單位不變，惟專書在下列範圍中選定：《老子》、《莊子》、《淮南子》（中國思想以儒、道兩家為骨幹，儒家已讀《論語》、《孟子》，故此處特注重道家），《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以上屬於思想方面者），《詩經》、《楚辭》、《文心雕龍》（以上屬於文學方面者），《史記》、《漢書》、《史通》（以上屬於史學方面者）。

6. 在選科二十四單位中，減為二十單位，因原表每一課目皆為八單位，實嫌太多。

以上在課目中共節約出十六個單位，擬增加下列必修科：

1. 三年級增「經學史及群經大義」六單位。經學過去為中國學術之中心，然自東漢以後，學術之重心實已漸漸移易，故中文系學生既不能治專經之業，但亦不可將此二千年之重大文化內容棄置不顧，故專設此科。

2. 四年級增「西洋文學史」六單位。不比較即不易得到中國文學自身之深切理解。

3. 四年級增「中國哲學史」四單位。「大二國文」雖注重思想史之資料，但究係片斷之講述，至此則加以貫通綜合，使學生對中國文化精神能得一系統之知識。

在原選修五科目中，擬調整如下：

¹¹ 按：「傳統文化」，「統」字原脫，今補。

1. 「詞曲選」擬改為「詞曲及詞曲史」，由八單位減為六單位。
- 2.，將「語言學」改為「中國佛教史」四單位。
3. 「古文字學」由八單位減為四單位。
4. 「經學通論」已列入必修科，此處擬增設「中國史學概論」六單位，因文史之關係甚為密切。
5. 目錄與校勘¹²可在經學史中附帶涉及，擬改為「修辭學」或「現代文學」六單位。

三、梁容若先生對中文系的性質和任務的看法

1962年3月，梁容若先生在《自由青年》發表〈中文系的性質和任務〉¹³，後來轉載在《東風》，同時引發當時幾位先生發表他們的看法。內容如下：

現在大學所謂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是廣義的用法，不是單指純文學(Literature)。照教育部所規定的課程看，從先秦的經子，漢、唐的注疏，宋、元的理學，到元、明的戲曲小說，清代的考證學，統統包括在內。從所讀書籍的對象說，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從學術的性質說，義理、考據、辭章應有盡有。用過去的學術分類，經學、史學、小學、文學是主體。用現代學術的分類，語言文字學、文學、哲學是中心。至於涉及到書法研究，詞律曲譜，又牽連到藝術的課程。所以這個學系的包容太大了，至少可以分為三系，就是：中國哲學系，中國語言

¹² 按：「校勘」，原誤作「校刊」，今改。

¹³ 見《自由青年》第27卷第6期，頁6~7。後來東海的《東風》取得梁先生同意，轉載在第2卷第7期的頁4~5，1962年6月。按，陳文華〈寫在梁先生的大文之後〉說：「在《自由青年》第廿七卷第六期上，讀到梁先生〈中文系的性質和任務〉的大文，對他平正之立論及深刻之見解衷心欽佩，不過因為這本雜誌，主要的讀者對象是中學生。這篇文章我們同學看到的恐怕不多。我當時即有借《東風》的篇幅轉載出來的意思。但我在東風社不負責任，所以這意思始終沒有敢說出來，隔了個把月，也就淡忘了。有一天中文系的助教蕭欣義先生拿了這本《自由青年》到我房間來叫我問《東風》編輯，假如篇幅允許的話，是不是可以把這篇文章轉載出來，我沒有告訴他，我先前也有同樣的想法，但我答應轉達他的意思。六月十六日中文系四年級同學到日月潭畢業旅行，在回來的車上，我有幸與梁師坐在一起。我除了對他表示那篇文章敬佩之外，還把轉載他文章的意思告訴他，他雖不怎麼大贊成但也不反對，最後他想了想說：『既然要轉載，何不多請幾位先生針對這問題討論討論。』這是個很好的主意。所以回來後，我除了分別請了比較熟悉的幾位老師發表意見外，還約了兩位外系的同學發表感想。當我請徐復觀先生寫稿時，徐先生說：『我也想把那篇文章由香港《民主評論》轉載出來。』但我向他建議說：『《民主評論》的讀者水準較高，恐怕不太適合，這篇文章是為年輕人寫的。』徐先生也深以為然。」見第2卷第7期，頁4~6，1962年6月。

文字系，和中國文學系。

(一)中國典籍的學術價值：中文系以中國典籍為主要研究對象。中國典籍究竟在世界學術上有沒有價值呢？漢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文字，中國人六億五千萬，已經佔了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以上。韓國的諺文，日本文，越南的字喃，都與漢文有很深的歷史關係。韓國、日本越南並且用漢文寫了他們許多的歷史，也都有一部分漢文學作品存在。漢文所記載的中南半島、南洋群島、中央亞細亞、西伯利亞、乃至印度、菲律賓的歷史事蹟也很多。離開了中國典籍，這廣大區域的歷史都成了空白狀態。至於就我們本身來講，五千年來，祖宗的智慧、經驗，聖賢英雄的功德行誼，民族奮鬥發展的經過歷程，都保存在這些書裏。拋棄了這些典籍，我們和最野蠻的人，還有什麼區別呢？所以研究整理中國固有的典籍，不僅是敬宗尊祖的責任，乃是享受遺產的權利。人類發明文字，本來是為了記錄保存前人的經驗。人類所以異於其他動物，也正因為能傳承利用祖先的經驗。中國典籍，因為保存的歷史智慧量多，流傳的範圍大，人數多，時間久，所以無疑問的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最有價值的典籍之一種。

中國語文典籍，很早就引起歐洲人的注意。漢學「Sinology」從十九世紀初，已經成為歐洲的新學術。巴黎法蘭西大學的漢學講座最初設立於一八一五年(清嘉慶廿年)，俄國彼德堡大學的中文講座最初設立於一八五五年(咸豐四年)，荷蘭萊頓大學的中文講座最初設立於一八五六年，英國牛津大學的中文講座最初設立於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劍橋大學的中文講座最初設立於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到了二十世紀，日本、美國、蘇俄、德、法、英等國都有不少的學者，從事於中國學術研究。美國現在有十個大學有中文科系，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芝加哥、華盛頓、密西根、加州、史坦福、紐澤西州西東大學等都是。日本的漢學研究，還可以看作歷史傳統的遺留。歐美人重視中國典籍的蒐集閱讀研討，可見中國典籍的世界價值了。

(二)語言文字學術研究的現代性應用性：語言文字是人類重要生活方式之一，和衣食住行的需要不相上下。研究房屋建築。可以成為建築學；研究道路橋樑可以成為土木工程學；研究飲食可以成為營養化學；研究衣服原料可以成為纖維工業學。各種應用科學是為了改善衣食住行而成立。用同樣的態度和方法，研究語言文字，使它更進步更適用，當

然也可以成為重要的學術。建築學的研究，要追溯歷史，綜合現代智慧技術，策劃改進創造，才能成為系統的現代的學術。語言文字的研究，也是要考究歷史的演變，檢討現有的情勢，策劃未來的改進，所以語言文字學術之具有現代性，實用性、是和建築學、醫學、營養化學相同的。落伍的醫學，可以專讀《傷寒論》和《本草綱目》，落伍的建築學也可以專講營造法式，或廿世紀以前的建築方法。同樣落伍的文字學也可以專講《說文》，專寫篆字。我們不能因為一部份研究文字學的人不能貫通，不懂文字學的方法和作用，就否定文字學這種學術的現代性實用性。正因為過去我國這些學術幼稚不進步，不能用新方法，沒有新觀點，有天才的青年，才更有獻身努力的必要，才更有創造發明的機會，才對於民族國家乃至於世界文化，更容易有所貢獻。沒有國語學術的種種研究，和注音符號的發明，臺灣的國語教育決不會有今日的成績。沒有文體的改革，新式標點符號的使用，中國文字的適用性更要減低，翻譯外國書更要困難（嚴復說：「一名之立，躊躇經旬。」就是說翻譯一個術語，幾十天不能決定。但是這在歐、美、日本人，全不成問題。我們要使用注音符號譯音，也就輕易解決了）。這些革新，過去都是發動於大學的中文系。所以中文系不是抱殘守闕，篤古味今的，是充分有現代性的應用學科之一種。

（三）文藝創作與研究：純文藝詩歌小說戲劇的創作家，不一定出身於中文系。但是飽讀歷代優秀作品，提高文字的修養，是一個作家基本的必需的訓練。歷史智慧結晶的散文，乃至文學批評，文學史的作者，就必須由專攻文學的人負責了。批評家可以影響作風，指導新機運，文學史研究對於天才的分析，技巧的解剖，也可以解釋過去的謎，暗示將來的路。單就這一點說，大學的國文系也就有崇高的地位和需要。所以英國有英文學系，法國有法文學系，德國有德文學系，日本有日文學系。就是印度、韓國在亡國期間，受異族統治的時候，印度的大學仍然有印度文學系，朝鮮的大學也仍然有朝鮮文學的研究，不過講授研究的多是英國人、日本人罷了。讀者看看我所編的〈中國文學史書目〉¹⁴，可以知道

¹⁴ 發表於《圖書館學報》第2期，頁113~131，1960年7月。是篇署「梁容若、黃得時合著」。〈叙例〉云：「本目錄所收國人著作，限於清末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設中國文學史專科以後之書。以前亦有類似文學史性質之書，概未收入。下止民國四十九年四月以前出版者。內容分通史、斷代史、專史、附錄四大類。通史依出版先後排列。斷代

日本人已經替我們寫了多少文學史的書，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也都在寫中國文學史了。再看留歐留美的學生博士論文目錄，學文史的有多少人以中國文學哲學為題材，以中國典籍為對象¹⁵，就知道一部分洋博士的基礎，還是建築在中國書上面。所以中文系雖然訓練不出多少文藝創作家(這與過去走的路子、教學方法也有關係)，他對於文學的任務使命，也是不容否定的。

中國典籍的世界價值，是有永久性的，這由中國歷代的聖哲文豪，以五千年的歷史，累積而成。不因為一時國勢的盛衰，主觀的好惡，而輕易有所變更。最近一百多年，中國的文化停滯，科學落伍了，創造發明減少了。講到中國典籍包含的現代智慧量，當然使我們氣短。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日本最初吸收歐西文化還是要通過中國翻譯書。從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到現在不過一百二十三年的歷史。一百多年在人類五千年的文化史中佔多麼長的階段呢？一個百年長壽的人，有半月十天的臥床病廢，是沒有人敢否定他的終身成就和價值的。當然從民族的前途看，一百多年的落後絕不是小事。反省、自新、奮發、前進是應該的。如果因此而否定中國民族的歷史成就，中國典籍的永久價值，甚至於以為一讀線裝書就落伍，那就是常識以外的想法了。

中國人讀中文系，當然比外國人讀中文系容易。可是中國人讀中文系，卻不一定比中國人讀任何外文系省力。英文學拉長講不過一千二百年的歷史，中國文學要三、四倍這個數字，典籍的數量當然多得多。中國人研究英、法、德文，不過在吸收翻譯的階段，要想在外國文學研究，或外國語文科學的研究，有超過對方的成就，那須要有遠超過對方的天才和學力，自然是很困難的。要僅是吸收翻譯，中上的人就可以勝任。

史依本書內容階段排列，即由古及今。同一階段之書，仍依出版先後排列。專史更分子目九：1.韻文，2.詩，3.樂府，4.詞，5.曲，6.辭賦駢文散文，7.小說，8.文學批評，9.婦女文學。各子目之書，亦依出版先後排列。其孤本別卷，難於自成類目者，則附入性質略近之類目。」全篇收入「中文部計通史六十九種，斷代史三十七種，專史一百零二種，計共二百零七種。日文部計通史三十一種，斷代史十一種，專史二十種，共達五十二種。」又，梁先生在〈評中華本中國文學發展史〉(見《東海學報》第2卷第1期，頁111~127，1960年6月)說：「迄今五十年中，貫串古今，具通史性質之出版書約得八十種。斷代史約四十餘種，專體史逾一百種。」此說以「註七」交待參見：「梁容若、黃得時合編《中國文史總目錄初稿》，《圖書館學報》第2期，民國四十九年東海大學印本。」二者所列數字有異。

¹⁵ 按：原文作「以中國典籍為『漁籍』對象」，「漁籍」衍字，今刪。

超越傳統的國學研究，開創新的中國語文科學，新的文學史、哲學史研究方法和途程，這需要極高的天才和學力。

所以大學的中文系，肩負著發揚中國文化的責任，闡明中國文學史、哲學史，使它成為國內的重要學術，成為國際的顯學的責任。用科學方法研究語言文字，使它更進步、更完美，更實用、更現代化。有天才，有創造力的青年，請入中文系，這裏有無限的前途，光輝的未來。有志發揚中國文化於世界的青年請入中文系，中國人最近在世界人文學科上最容易有成就的還是中國文學史、哲學史的研究。有志於作文學家、批評家的青年請入中文系，有些基本訓練對於一位天才的大成，是絕對有益而且必要的。

四、徐復觀先生對大學中文系的看法

1962年6月，徐復觀先生應東風社的邀請，在《東風》發表〈我看大學的中文系〉¹⁶，內容於下：

東風社的學生，看到梁容若先生在《自由青年》上發表了一篇談中文系的文章，認為寫得太好，也要我對此發表一點意見。去年（也或許是前年）在香港出版的《大學生活》，一連發表了大約有十多篇討論中文系的文章，多半是出於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之手。當時我幾次動念想寫一篇文章，解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但結果，我沒有寫。因為中文系要有價值，必須中國文化有價值。關於中國文化的價值問題，我們年來正在做若干探討的工作。探討的結果，我們認為中國文化在許多方面，不僅有歷史地價值，並且也有現代地價值。但許多人，甚至許多在中文系教書的人，卻認為並沒有價值；這便須把話從頭說起，已經是不容易長話短說的。再則縱使承認了中國文化的價值，若由此而便說中文系有價值，我依然是於心不忍。因為許多中文系，只有「告朔之餼羊」的意義，很少有學術上、文化上的意義。這便更不容易動筆了。不過今日各大學的中文系辦得好不好是一個問題；中文系本身有無價值，又是另一問題；二者不應混為一談。所以那篇文章不曾寫，有時還覺得於心耿耿。及我讀到梁先生的大文，稍為鬆一口氣；因為我想說的許多話，梁先生居然在一篇短文中說出來了。現在東風社的學生要我為梁先生的文章添點注腳，只好在這裡再簡單地提出三點。

¹⁶ 見第2卷第7期的頁6~7，1962年6月。

第一、我應首先提出一個大逆不道的主張，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當張之洞提出這兩句話以調和中西文化衝突時，成為當時很有力的文化口號。及到了民國初年，開始有人認為西方文化，自有其體與用，而且體用是不可分的。以中國文化之體，接上西洋文化之用，不論沒有方法接得上去；即使勉強接上去，也是非驢非馬的東西。自從此論一出，這兩句話便成為反中國文化的人們打擊敵人的神秘武器；只要說敵人是中體西用論者，便不再須要任何理由，而即宣佈了敵人的死刑。其實，這是一般人不能用思考所表現出的，非常可笑的說法。文化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一是知識科學的系統，這是無顏色的世界性的文化。一是價值的系統，這是有顏色的(有態度、有傾向等)，是世界性而又同時是民族性的(有人把二者作絕對性的分開，根本是錯誤的；只要想到莎士比亞是英國地，同時也是世界地……等等，便慢慢可以明瞭。此處不能詳講)文化。兩個系統的文化，密切相關，而又互相影響。但大體上說，知識系統的文化，是價值系統文化完成自己的工具、手段；而價值系統的文化，則是知識系統文化所要達到的目的，及其主宰。張之洞所說的「中學」，實際係指在我們中國歷史中所形成的價值系統的文化而言；他所說的「西學」，實際是指西方近三百年來所成就的科學、技術，即知識系統的文化而言。假定是如此，則基督教在歐洲中世紀，是學問的全體；到了近代，卻可以說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為體，以科學、知識為用。印度則是印度教為體，以科學、知識為用；各回教國家，則是以回教為體，以科學、知識為用；蘇俄，則是以共產主義為體，以科學、知識為用。然則中國有由五千年歷史所形成的價值系統的文化，為什麼不可以中學為體，西學(科學知識)為用呢？近代的歐洲，並非去掉了中世紀的基督教而始產生科學；蘇俄、印度及諸回教國家，並不要以歐洲文化之體為體，而一樣可以接受科學。然則中國若不應，也不能全盤西化，則只有接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並以之作為發展文化的指針。假定指知識活動時的精神狀態為體，知識活動的成果為用，因而認為體用不可分，這是當然的。但知識活動的精神狀態，與價值活動的精神狀態，同時具備於每一人之身，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作相互的轉換。一個人，可以從教堂走到實驗室，為什麼又不可以從祠堂、廟宇走進實驗室；大家應養成好學深思的習慣，不可被浮淺之徒所喊的口號嚇唬住。由此，你們可以進一步去了解，梁先生所說的中文系是大學

中的第一系，也同於英文系是英國大學中居於第一系的意義。沒有中文系的大學，是沒有中國人的靈魂的大學。這類的大學，只有在文化意識最沒落的時候才會出現。

第二、我再強調，今日研究中國文化，較研究西方人文科學方面的東西遠為困難；但個人收效，卻較研究西方人文科學的為容易。自己認識自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兩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很少能了解中國文化是什麼？除了古典或半古典的東西以外，幾乎找不出一部可以誘導青年了解中國文化的現代著作。許多青年不滿意中國文化，這是我們老一輩的不負責任，在學問上太無成就之過，而不是青年之過。所以今日研究中國文化，較之研究西方文化，每一門學問，都建立有可靠的基礎的，要困難得多。但也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只要摸到了門徑，下三、五年工夫，便能提出新的貢獻，在學術上可以站了起來。因為從現代學術的觀點來說，中國文化，還是原料而不是製成品。把原料作成製成品，比以新製成品去壓倒舊製成品要容易得多。不過，要達到此一目的，應養成思考、判斷的能力；要多作比較的研究；這除了要先精讀幾部中國古典，而不可一知半解的瀏覽以外，還要澈底弄通一種外國語言，切實讀點西方的古典，並不斷與時代有關的思想，保持接觸。在西方典籍的閱讀中，培養治學的方法；在西方的文化問題、思想問題中，反映出中國文化自身的問題，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與貢獻。這在東海大學的中文系，能向這一方面走的可能性較大。從進大學起，按步就班，不躁不怠的努力十年，應當可以奠定學問的基礎。即使受到什麼障礙，乃至職業上的分心，到三十五、六歲時，也應當能站了起來，大約到了四十歲左右，便可以對國家、對人類，開始有貢獻。並且我可以斷言假定中國今後能出現偉大的人物，不論是屬於人文那一方面的，他一定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村學究不會變成偉大人物；但我相信中國永遠不會出現假洋人(只懂點西方的，假而不懂中國的，完全抹煞中國的，我方便稱之為「假洋人」，決不含有輕蔑之意)地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文學家、大藝術家、大史學家、大哲學家。從中體西用中產生的偉大人物，在世界上也將是第一流的人物，有如孫中山先生。假洋人最大的成就，在世界上也不過是二、三流以下的。我的理由很簡單，有如植物一樣，一定要先生下根，才能向上生長；不生根或根生得太淺的東西，其生長力也就有限。在人文方面，任何國的學人，只能生根在他本國的文

化土壤裡面。所以我初來東海大學時，看到資質好的學生，就想勸他住中文系，即是基於上述的觀點。

第三、上面主要是從學術成就的立場來看中文系。但學術上的成就，多少要靠點天資和機會。然則天資不夠，機會不好的人，住進中文系，不一定在學術上有大成就，那又將如何呢？西方各國大學中對古典的學習，主要在於得到人文的教養。因此，中文系的學生在道理上說，每一個人，都應當能成為最有教養之人。只要能把古典中的道理，驗之於社會生活，驗之於自己生活，因而得所啟發，有所信守，則縱然在學術上沒有大的成就，但以人文的教養從事於社會任何工作，尤其從事於教育工作，其影響所及，實在可以形成一個國家裡面的精神支柱。國家的興衰強弱，常隨此種支柱的有、無、大、小為轉移。這一點，是每一位大、中、小學¹⁷的國文先生所應有的覺悟。中文系的學生，只求為社會服務，不必求為社會的領袖。但一個人的教養的積累，久而久之，很可能自然形成社會各階層的領袖。並且只有這種有教養的人成為社會各階層的領袖，才是社會之福。這是任何中文系的學生，可以做得到的。

為學首須立志。今日中文系的學生，在現時風氣之下，尤須能立志，能有恆，能有遠見。假定一個從中文系畢業的學生，在社會上變成為零餘的存在，我敢斷言，這不是中文系害了他，而是他無志氣，無恆心，無毅力害了他。這種人，住什麼系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不過，中文系的學生，若是和現時的若干人一樣，假「民族文化」之名，行罔世誣民之實，這便是斷送國命，罪通於天；所有中文系的學生，當引此為大戒。

五、高葆光先生對中文系學生的使命的看法

1962年6月，高葆光先生應東風社的邀請，在《東風》發表〈中國文學系學生所負的使命〉¹⁸，內容於下：

我曾經問過中國文學系一年級的學生：「為什麼要學習中文？」有的人答道：「我對於中國文學有所喜好。」也有人說：「我的志願不在學習中國文學；可是在中學時代，國文成績比較好些，為考試方便起見，又不得不報考中文系。」再問：「你們所負的使命是什麼？」不用說志願不在學習中文的人，抱著五日京兆的心，預備轉系，他們是答不上來的。

¹⁷ 按：原文作「大中小的國文老師」，今添「學」字。

¹⁸ 見第2卷第7期的頁8，1962年6月。

就是甘心願學中國文學的人，其中也有茫然不知的。對於自己所負的使命，不明瞭的話，當然會影響他的學習精神和態度。所以中國文學系的學生首先要瞭解他的使命是什麼。一個國家，都有一種立國的文化，姑無論他的文化是否高明。我國立國數千年之久，已經有了輝煌燦爛一種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使國家屹立世界，向不傾覆的主要原素，絕對不能一筆抹殺。如果說它沒有研究的價值，不是「不入其堂，不濟其馘」的人，也是受有另外刺激而發出過激的言論。二者的立論完全是主觀向不合於實際的。但是一種文化的建立，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¹⁹來，也不是忽爾從地下鑽出來的。它是先賢前烈，先後胼手胝足，所耕耘的產品，也是後來的人，繼踵前哲，點滴修正的結晶。因此我們大學的中文系學生，應該具有承先啟後的偉大責任。也就是對於先賢所留下來的文化遺產，要客觀地研求，小心地珍護，讓它永遠存在，不可在我們手中，夭折斷送。一方面，世界的文化是日新月異的，我們又不可故步自封，宜力求發展。也就是要將固有文化，加以整理闡發，同時吸取新文化的精英，來滋潤我們的血肉，讓我們的文化，更加發揚光大，日進千里。如此不僅讓本國人沐浴本國文化的巨浸裏，同時還要推行到世界上，讓所有的人類也需受我們文化的雨露。也許有人認為這個使命太大了！其實一個大學生，應該具有遠大的目標，萬不可妄自菲薄，齷齪一生。這是可以斷言的。

六、民國 59 學年度大一國文教學座談會記事簿²⁰

(一)記事簿的基本資料

出席者：蕭繼宗、徐文珊、楊承祖、王天昌、薛順雄、吳福助、方師鐸(除系主任蕭繼宗外，餘均為本年度擔任大一國文之教師)

開會處：本校招待所

開會次數：

第一次：59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4:30 時

第二次：59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4:30 時

第三次：5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4:30 時

討論及議決事項：

¹⁹ 按：「掉下」，原誤作「掉上」，今改。

²⁰ 本座談會記事簿，係方師鐸先生親筆記錄。

(二)第一次會(59年9月10日)

1. 選定學生課外讀物名單

- (1) 《胡適文選》(遠東)
- (2) 《雅舍小品》(正中)
- (3) 《浮生六記》
- (4) 《獨往集》(元杰出版社)
- (5) 《兒女英雄傳》
- (6) 《唐代傳奇選》
- (7) 《斷鴻零雁記》
- (8) 《中國語文概論》(商務)
- (9) 《西湖》(世界、正中)
- (10) 《與中國青年談孔子》(商務)

2. 決定「大一國文教材」之選文標準(選文標準見另紙，列入檔案中)

(三)第二次會(59年10月8日)

討論「大一國文」之教學原則及選文標準：

(A)原則方面：

1. 大一上學期以語文分析為主，以期達到語文訓練之目的。
2. 大一下學期以文學欣賞為主，以期達到對於我國傳統文化之理解。
3. 文章中的「虛字」(關節詞)最能使文章生動，然注家多不注意及之。此實為「語文分析」工作之最有助於「文學欣賞」者，吾人應在此方面力求打成一片。
4. 文章各有其時代背景與習慣用語，當時之人脫口而出，後代時過境遷，百思而不得其解(尤其是無法從字面上推知其原義)。這決不是查查字典辭書便能解決的，吾人應配合所選之文，另編成系統的「時代背景簡介」及具有代表性的「習慣用語簡釋」。

(B)選材方面：

1. 選 30 篇至 40 篇文章。
2. 以「文」為主，詩詞、小說、戲劇等暫不考慮。
3. 選文以：明白曉暢，生動有趣者為主。時代不妨放寬，典實力求避免。
4. 以文章之深淺定先後，不以時代為次。
5. 先描寫文而後說理文。

(三)第三次會(59年11月10日)

(A)大事記

1. 大一國文篇目已選出 60 篇。
2. 大一國文較罕見之文章，已印出 14 篇。
3. 本學年度大一國文共分 8 組，每組平均 45 人，全體大一新生 350 人。

(B)大一教材編印事項

1. 本教材必須在本年度暑假放假前印妥。
2. 應於 60 年 5 月底付印。
3. 應於下學期開學以前分注完成。
4. 本年十一月底完成編輯體例及注釋樣張。
5. 十二月初至下學期前開學前(包含兩個月的寒假在內)須完成下列工作：(1)定體例。(2)定篇目。(3)板本核對。(4)與本文有關之資料。(5)分頭注釋及生字生詞注音。(6)語文分析(關節詞之系統的說明)。(7)各代制度及習俗簡介。(8)各代習慣用語簡釋。

(C)大一國文分組問題

1. 舉行「免讀測驗」。
 2. 免讀大一之學生，可以大二國文及中文系其他國文科目代替。
 3. 按學生之國文程度分組。
 4. 須另編一套測驗教材。
 5. 須有專人負責大一國文之教學與測驗題工作。
- (D)大一學生課外讀物問題，留待下次會詳細討論，決定可行之法。
期末考之統一試題應及早推人負責。

肆、早期師長看法的歸納

徐復觀先生一向究心思想，多從思想角度發言，故認為「教《論語》稍有成效。《論語》若能貼切著人生上面講，對青年生活尚能發生影響，並使青年知中國文化到底是甚麼，不會如現時社會風氣作盲目的反對。」主張依「傳統學術之部居輕重」，做為「安排課程之標準」，提出中文系主要是使學生「能了解傳統文化之輪廓」、「能了解傳統文化各方面治學之途徑」、「能接觸中國文化之基本精神」，因而調整一些必修課程的學分數，由 8 學分降至為 6 學分或 4 學，增加了如「經學史及群經大義」、「中國哲學史」等必修課程。進而提出「中文系要有價值，必須中國文化有價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應養成思考、判斷的能力，要多作比較的研究」、「要能把古典中的道理，驗之於社會生活，驗之於自己生活」，讀中文系者若「從事於教育工作，其影響所

及，實在可以形成一個國家裡面的精神支柱」。

梁容若先生是留學日本，也參與臺灣地區的國語推行，著眼點多從「漢學」、「國語」角度，故認為「白話文言之教學，可以一種教材達到兩種目的。」方法是「將古代名著譯成標準白話文」，主張「用古代名著如《論語》、《孟子》等作教本，內容應適合時代」。深感中文系在「讀書的對象」、「學術的性質」、「學術分類」等方面所承擔的包袱太大，分別從「中國典籍的學術價值」、「語言文字學術研究的現代性應用性」、「文藝創作與研究」三個方面談論，提出讀中文系者是「肩負著發揚中國文化的責任，闡明中國文學史、哲學史，使它成為國內的重要學術，成為國際的顯學的責任」。

1962 年 6 月，高葆光先生的〈中國文學系學生所負的使命〉，亦是配合東風社因應梁容若先生的見解而規畫出的專欄撰寫的。提出中文系的學生要瞭解「自己所負的使命」，要「具有承先啓後的偉大責任」，「對於先賢所留下來的文化遺產，要客觀地研求，小心地珍護，讓它永遠存在」，同時「要將固有文化，加以整理闡發，同時吸取新文化的精英，來滋潤我們的血肉，讓我們的文化，更加發揚光大」。

以上是就國文教材、教學方法、中文系課程的調整、中文系的性質及責任等面向發表的見解。

至於蕭繼宗、徐文珊、楊承祖、王天昌、薛順雄、吳福助、方師鐸等師長，專注於選定學生課外讀物、訂定大一國文教材的選文標準與教學原則。在教學原則上是「以語文分析主，以期達到語文訓練之目的」、「以文學欣賞為主，以期達到對於我國傳統文化之理解」。這種原則以及採取「分頭注釋及生字生詞注音」、「語文分析(關節詞之系統的說明)」、「各代習用語簡語」的事項，與 1956 年 1 月的「文史教學座談會」所談論的內容，是遙相呼應的。由於方師鐸先生專事訓詁、文法、詞彙之研究，故多從文法學、詞彙學等角度言之。據參與此次會議的吳福助先生表示：本次預定要編註的教材，後來並沒有執行，頗令人扼腕。

伍、吳福助先生的變革建言

2008 年 7 月底，吳福助先生屆齡退休，在退休茶會上提出「對東海中文系未來發展」的感性言論²¹，內容摘錄於下：

²¹ 按，吳先生退休感言標題為「癡人說文學夢--退休獻言」，前二段是交待回校服務的原委與 38 年來的心情，與對中文系未來發展的建議無涉，故移錄於下：「我於民國 59 年(1970)8 月，奉業師蕭繼宗教授之召，自省立臺東師範專科學校返回母系服務，迄

臺灣老前輩作家葉石濤先生說：「作家是吃夢的，文學就是我的夢和食物。」我不是作家，只是為作家服務的學術研究者。但在長期潛心鑽研學術，追尋文學理想的過程中，我卻和葉老一樣是喜歡「吃夢」，文學確實就是我的夢源和精神食糧。在深夜面壁苦思的書桌前，在文學院莊嚴的講壇上，這38年來，我始終是浮想聯翩，日夜不斷地編織著一個又一個文學的美夢。這些夢想，由於不切實際，絕大部分都已經隨著時光的輪轉而幻滅無踪，如今多半已回想不起來了。我一向自嘲自己活像「一肚皮不入時宜」的蘇東坡，是個十足可笑的痴人。

如今退休前夕，承蒙諸位不棄，給我最後發言機會，讓我一吐為快。我不免又要鼓起餘勇，繼續再編織美夢了。以下擇要略陳幾項我對東海中文系未來發展的淺見，就教於諸位：

1. 課程應全面而系統地重新規劃

因應新的社會環境變革，本系課程必需重新規劃，這是系上同仁早已有的共識，也曾一再討論，可惜迄今仍舊沒有解決。我認為這個問題迫在眉睫，非大刀闊斧快速進行改革不可。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學士班規劃有100種課程，含必修10種，選修90種。選修分為「義理學群」、「語言文字學群」、「古典與現代文學學群」、「大眾文化學群」4大類。碩士班仿此，共90種（必修3種，選修87種）。博士班亦仿此，共19種（必修3種，選修17種）。教師可就已規劃課程，選擇開課，如此方便隔年換課，更有利於提早備課。尤其透過課程全面而系統的設計，一系的教學目標、發展重點、具體要求，都可以充分地彰顯出來。本系如果能參考中興中文系的作法，相信今後會較有系統、有重點地發展，同時延宕多年的教學目標的爭議，也可以獲得完善的解決。

今已有38年。這一段漫長歲月，在這遠離塵囂林木蔥蘢的東海大學校園裏，我過的是如陶淵明般避世隱居的生活。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長關」，「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這幾句話，我體會最深。我曾作有〈自題友陶山房〉詩：「神仙歲月未閒過，明月清風領略多。坐擁書城知己在，虛堂面壁日摩挲。」此詩或可概括說明我在東海教學研究生活的具體內容。系上的師友同仁，朝夕筆硯相親，隨時切磋賜教，是最關愛我，不斷呵護我、提攜我成長的「知己」。由於眾多師友同仁的真情協助，使我這38年能夠風平浪靜，無災無難，安安穩穩地度過，我真不知道要如何表答內心對諸位的感激之情。」篇末說：「我的夢話說完了。感謝諸位不嫌我嘮叨，耐心聽完。祝福大家錦筆生花，精神如龍似馬，青春永駐！謝謝！謝謝！（2008.5.29寫於大度山雲雀山房）」。

2. 「世界華文文學」可考慮列為發展重點

華文文學是當今世界最大的語種文學，與英語文學、俄語文學、法語文學、西班牙語文學等西方文學相較，華文文學在世界上擁有更廣大的讀者群和作家群。臺灣的青年學生，一直生長在以西洋文學--英文為優勢、主流的環境中，不免逐漸地忽視了華文的重要性，將華文視為弱勢的語言、文學。即使中文系的學生，讀的不外乎是中國歷代大家文學作品，或是臺灣近代的作家作品，以為這就是華文文學最極致的表現，對於華文文學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概況，一向較缺乏認識。我曾經多次指定本系學生上電腦「Google」搜尋引擎，請他們輸入「世界華文文學」6字，然後依據可以連結的相關網站進行流覽，寫作一篇〈世界華文文學網站流覽記〉作業。這項作業實驗的結果，從網路上看到許多分處世界各地的作家和學者，不分國籍、地域和身分，因華文而匯聚，為華文文學而昂揚奮發，積極地努力創作，頻繁地進行學術交流。學生們上網的普遍反映是，從此徹底瞭解自己是多麼孤陋寡聞。面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浩瀚，多位學生表示他們就像《莊子·秋水》所描繪的自傲自滿的河伯一般，如今終於來到海邊，縱覽茫茫蒼蒼無邊無際的大海，不免有望洋興嘆，卻又無比雀躍的感覺。此外，從世界華文文學文獻的收集整理和流通交換訊息上，學生們也才驚訝地發覺原來臺灣的前輩學者，為營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已付出大量的心血，而且早已有可觀的成績。

「世界華文文學」課程如果列為本系發展重點，則有助於培養本系師生的「全球意識」，研究視野可以從一民族、一國度、一地區的狹小天地，擴展到全地球。使我們能夠從世界文化最廣闊的背景和最完整的參照系，正確地把握中國文學的民族特性、演變軌跡及其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地位。一方面又可以加強本系與世界各地華文文學相關單位團體的交流合作，從而擴增本系的教學資源，打造本系的國際知名度。此外，連帶地強化本系「華語文教學」陣容，為世界華人社會作更多的奉獻。目前當紅的「華語文教學」，本應是中文系師生可以大顯身手的學科，依我的片面觀察，似有拱手讓給外文系發揮的現象，十分可惜。

3. 「系史文物」專室應及時成立

本系創立於民國 44 年(1955)，迄今已有 53 年。前年曾舉辦「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研討會」，出版《緬懷與傳承》一書。配合會議舉行，我與謝鶯興先生合作編輯《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早期師長著作目

錄彙編》(共收錄 14 人, 288 頁), 作為徵集教師著作, 以供展覽及典藏的參考。會議當天, 並有本系師生著作展覽活動, 楊永智助教編有展品目錄。可惜會後部分展品已歸還原收藏人, 未能集中保存。我認為系史相關文物極易流失, 應及時建立蒐集制度, 並闢專室典藏。我這幾天翻檢出來的檔案, 包括有「第一次教師學術研討會記錄」、「楊南郡先生演講心得報告」, 以及民國 80-83(1991-1994)年間我為夜間部中文系擬訂的「學生學術論文發表會」、「新生創作比賽」、「徵文比賽」、「讀書會」、「文物導覽解說員培訓」等相關辦法, 另有學生幹部擬訂的「夜中文劇團成立企劃書」、「夜中文系學會組織章程」等。另又找出中文劇展「花言巧語」胸章 1 件。這些文物都是本系師生的共同記憶, 如果擴大搜尋, 肯定數量很多。但願同仁能認真面對, 及時擬定具體辦法, 建立蒐集制度, 並闢專室典藏。將來尤應全面予以數位化, 以便於檢索利用及永久保存。

此外, 我還期望:(1)訂定本系系徽: 系徽可作為招生宣傳標記, 並可凝聚本系師生共識, 維護情感。(2)開設「電子報實務」課程: 透過電子報的創辦實習, 培養新聞編輯採訪、文學傳播、文獻數位典藏、廣告文學、文藝行政等文化產業需要的人才。並可詳細報導本系活動, 刊登師生作品, 擴大學習效應, 展開與外界的交流。(3)舉辦「學士班」畢業作品展覽: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 整理個人作品, 積極培養個人專長。(4)保證「碩士班」畢業生品質: 碩士班應比照臺灣其他大學, 建立「必讀書目考試」、「學科考試」、「論文初審」等相關制度, 以便保證畢業生品質。

最後, 我要說的是「文人相重」。我記得過去有幾次和梅可望校長面談的機會, 梅校長特意告訴我多件東海文人彼此互相輕視嘲弄的故事。在梅校長主觀印象中, 文人相輕, 自古已然。我的看法則是社會環境變了, 單打獨鬥的時代早已過去, 如今是講求團隊合作的民主時代。面對日新月異, 急遽變化, 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 本系同仁只有屏除私見, 真誠相待, 彼此互相敬重對方的專業成就, 互相包容勉勵繼續進修成長, 並且更加密切地齊心協力, 攜手合作, 才能開創新的特色。但願東海中文系的前景是格局宏遠欣欣向榮的, 我慇懃地期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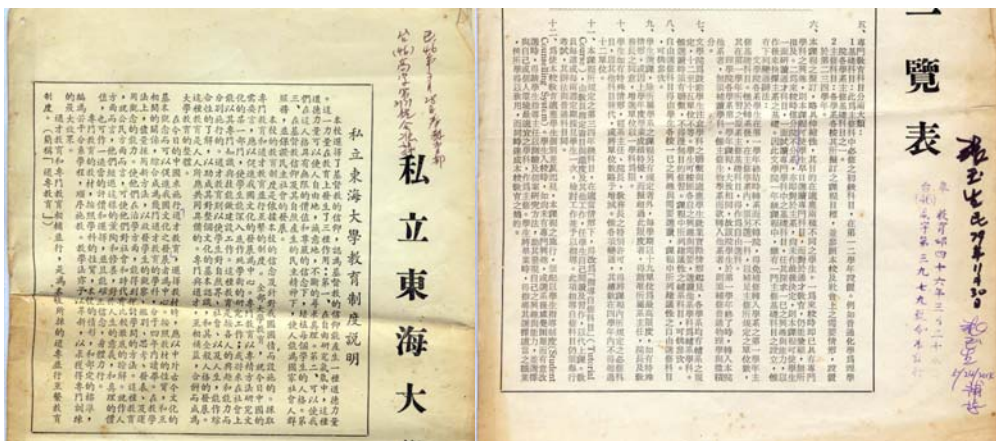
從上述的記載中, 可以知道吳先生認為「文學確實就是我的夢源和精神食糧」, 他是「日夜不斷地編織著一個又一個文學的美夢」, 所以對於進入中文系就讀的學生, 都有很高的期待。因而在他近 40 年的教學生涯, 始終縈繞著的「夢」, 退休之際終於透過文字表達出來。他認為「因應新的社會環境變

革」，中文系的課程「應全面而系統地重新規劃」，或許就是他在講授「國學導讀」時，一向著重於「台灣能不能成為世界漢學中心」的議題，現在則進而發展成「世界華文文學」可考慮列為發展重點的意見。

「讀史可以知興替」，可能就是吳先生鑽研《史記》、《漢書》的另種收穫，讓他相當注重「校史文獻」的保存與利用。從 1994 年 1 月在校務會議上陸續建議將圖書館的「典藏組」正名為「特藏組」，並擬訂本校校史文獻徵集委員會組織章程、校史文獻徵集及典藏辦法，送請行政會議討論，以及 2014 年 5 月 16 日捐贈的《民國 59 學年度大一國文教學座談會記事簿》等作為，即可瞭解何以會在退休時提出「『系史文物』專室應及時成立」的建議。主要是有感於中文系曾在 2005 年 10 月舉辦「緬懷與傳承--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承研討會」曾進行中文系「師生著作展覽活動」，但因「會後部分展品已歸還原收藏人，未能集中保存」，因而提出「系史相關文物極易流失，應及時建立蒐集制度，並闢專室典藏」，成為「本系師生的共同記憶」的建言。

陸、小結

2014 年 5 月 28 日，政治系退休教授張玉生先生贈送〈私立東海大學各院系課程一覽表〉一份，上鈐「奉教育部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台(46)高字第三九七九號令准註行」。



在「私立東海大學課程總說明」的第四條「通才教育科目」列出「語文訓練」一類，記載「語文訓練：國文與英文。主要目標在訓練閱讀與發表之能力。英文兼重發音與會話。國文教材包括文藝、哲學等名著之選讀，特別注重中國文化基本觀念之研究。中國文學系則加強歷代文選及各體文習作之教學，以鍛鍊學生之寫作能力。」其中「文學院○年級課程表」所列出的「中

文系課程」，有一部份和徐復觀先生在〈有關本校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三、四年級專修課目調整之意見〉是相同的。也讓我們瞭解到徐先生在「中文系課程」規畫上的努力。

以上所引錄史料，只是就本校圖書館典藏所見少數幾件排列而已。東海中文系歷年有關全校國文課程的教材教學規劃，以及中文系本身課程的變革，目前可見的史料數量肯定很多，實有必要全面予以收集整理，並進一步系統地數位化，及時建立中文系發展的完善資源，以便將來適當地予以採擇，妥當地予以加值再利用，為台灣、中國及世界的文學與文化的進化，做更多的貢獻！²²

【附錄】：東海大學夜間部中文系系徽與系箴

東海大學夜間部中國文學系系徽、系箴簡介

系徽：夔鳳

系徽「夔鳳」，取材自戰國時期秦國瓦當。此圖案鳳眼明豔，冠羽高豎，頸膺後挺，雙足獨立，長尾翹起，展翅欲飛，造形挺拔，頗富動態之美。

「夔鳳」在中國古代眾多鳳鳥圖形中，是比較接近原生圖騰的。據《山海經·南山經》云：「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鳳鳥原是一種類似雉雞的紅色五彩鳥。從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中發現的「鳳鳴朝陽圖」，直到堯舜時代，以迄六朝，凡古文獻及出土文物所見鳳鳥，大抵都是以雉雞類的丹鳳為主鳳種，為鳳家族的幹系。秦「夔鳳」造形充分保有主鳳種的最恒定特徵，可謂深具典型代表意義。若與唐代以後，集丹鳳、青鸞、白鳳等鳳鳥與百鳥的華彩於一身，成為鳥中之王的鳳凰相比，「夔鳳」藝術形象無疑的是古樸渾厚，饒有原始自然圖騰的風神情趣，別具一番圖騰文化意義。

選取「夔鳳」作為本系系徽的用意，在於鳳雖與龍同為遠古中華民族的兩大主要圖騰，但歷代對鳳鳥尤為禮讚，普遍視為象徵天下安寧的「仁鳥」，其吉祥意義遠較龍為穩定。因此可以說鳳鳥較龍更適宜作為中華民族文明的象徵。「夔鳳」系徽，正可說明本系創設，旨在藉由文學闡揚並傳承中華文化的精神淵源。此外，「夔鳳」亦可作為鳳凰來儀，展翅翔舞、鳴於高岡、棲於梧桐（《詩·大雅·卷阿》）的象徵，期盼本系群賢畢集，濟濟一堂，經常保有和樂融融的蓬勃發展景象。

系箴：長毋相忘

取材自漢武帝趙婕妤雲陵瓦當，篆書布勢奇巧，筆畫圓潤強韌，為漢瓦當書體中罕見之妙品。



（本系徽、系箴由吳福助主任選圖撰文，楊永智助教設計，陳其銓教授題字，經1992年10月夜間中文學會第一次會員大會議決通過）

²² 承蒙吳福助老師協助覆核，有所指正，謹此致謝。